

高丙中 周大鸣 赵旭东 主编

Power and its Disguises

人类学视野译丛

权力及其伪装

——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

[英] 约翰·格莱德希尔 著

 商务印书馆

人类学视野译丛

权力及其伪装

——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

〔英〕约翰·格莱德希尔 著

赵旭东 译

商务印书馆

201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权力及其伪装/(英)格莱德希尔著;赵旭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人类学视野译丛)

ISBN 978-7-100-07422-3

I. ①权… II. ①格…②赵… III. ①权力—研究—世界
IV. ①D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3656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人类学视野译丛

权力及其伪装

——关于政治的人类学视角

[英] 约翰·格莱德希尔 著

赵旭东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07422-3

2011年6月第1版

开本787×960 1/16

201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24 1/4

定价: 45.00 元

《人类学视野译丛》工作组名单

主编：

高丙中 周大鸣 赵旭东

支持单位(按音序排列)：

北京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人类学所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文化人类学所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俗学与人类学系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
西北民族大学社会人类学·民俗学学院
厦门大学人类学系
新疆师范大学文化人类学研究所
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浙江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人类学所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人类学视野译丛

总序

越来越多地走出国门的中国人需要人类学视野,越来越急迫地关怀世界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需要人类学视野。有鉴于此,我们把编译这套丛书既作为一项专业工作,也作为一项社会使命来操持。

这套丛书与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是姊妹关系,都是想做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那套书主要翻译人类学大家的原创性代表作,尤其是经典的民族志;这套书定位于介绍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例如人类学的概论、多国的学术发展史、名家生平与学术的评介、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或交叉学科。我们相信人类学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门基础性学科,我们这个译丛要做的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来介绍人类学的基础性知识。若希望人类学在中国发挥基础性学科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人类学同人还要坚持从基本工作着手。

人类学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这虽然在学术比较发达的国家是一个常识并已经落实在教育与科研的体制上,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观念,更不要说相应的制度设计还只是停留在少数学者的呼吁中。指出发达国家的学科设置事实也许是不够的,我们还可能需要很专业的证明。不过,我们在此只能略作申论。

因为人类学,人类才在成为一个被思考的整体的同时成为个案调查研究的总体。从来的学术都不乏对天地、天下、普遍人性的思考,但是现代学术在以世界、全人类为论域、为诉求的时候,是以国际

社会为调查对象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世界性是由人类学从经验研究和理论思考的两个面向的世界性所支撑的。通过一百多年的经验研究,人类学把不同种族、不同社会形态、不同文化的人群在认知上联结起来,构成一个具体多样的人文世界。人类学的整体观既指导了社区个案研究,也培育了把各种各样的小社区、大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思想方法。人类学曾经借助进化论把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的人群表述为一个分布在一个时间序列的不同点上的整体,也借助传播论把具有相同文化要素的异地人群联结起来,后来又借助功能论、结构主义支持不同人群的普遍人性——这些特定时代的学术都是在经验上证明并在认知上型塑“人类的一体性”。在经验研究和思想方法上,“世界的世界性”、“人类的整体性”这些对于我们所处的全球化时代、我们纠结其中的地球村社会至关重要的观念,可以说是人类学的知识生产的主要贡献。正是人类学的观念和方法奠定了现当代主流社会科学的学术基础。

人类学是扎进具体的社会人群研究人类议题的学科,或者说,人类学是以具体社会作为调查对象而以抽象的人作为关怀对象的“社会”科学。这样的特点使人类学常常是关于文化的学术,这种学术在不同的情况下被称为“社会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或者“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一个社区里,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等是总体事实的方方面面,当一般人类学发展到相当水平的时候,它对于专门领域的研究也相应地发达起来,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如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法律人类学、教育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心理人类学、历史人类学就水到渠成。以此观之,人类学已经是浓缩在具体社区经验观察中的社会科学。相对而言,社会科学诸学科就仿佛是放大了观察范围的人类学。社会科学诸学科与人类学的知识传统相结合,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又成为与这些学科的交叉学科。

人类学之所以能够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性学科,既在于人类学提供了特有的视野(看社会的视角)、胸怀(对人类的关怀)、方法(田

野作业与民族志),也在于人类学提供了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经济、法律、教育、语言、心理等等如何运作的标本和研究范例。

所以不难理解,一个知识共同体想要有健全的社会科学,就必须要有发达的人类学。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与它们的人类学的发展水平是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科学的若干严重局限源自人类学的不发达。我们的学术研究往往流于泛泛之论而缺少充分的个案呈现,窒碍于社会问题本身而难以企及一般性的知识兴趣,局限于国内而缺少国际的眼光,如此等等。而人类学学科的擅长恰恰是提供好的个案研究,提供具有多学科介入价值的个案研究,并培育学者具备从个案到一般性议题的转换能力。同样还是人类学,积累了以异域社会为调查对象的知识传统,培育了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人类普遍关怀的能力。没有人类学的发展,我们的经验研究扎不进社会生活,我们的理论思考上升不到人类共同体抽象知识的层次,结果是我们的研究在实践上不实用,在学术上缺乏理论深度。

当然,中国社会科学的问题不是人类学的发展就能够解决的,人类学的欠缺更不是通过这个译丛的若干本书的阅读就能够弥补的。但是,我们还是相信,编辑这个译丛对于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有助益的。

人类学是学术,也是一个活色生香的知识园地,因为人类学是靠故事说话的。对于公众,人类学著作承载着对异族的兴趣、对异域的好奇心,大家意兴盎然地进入它的世界,结果会开阔视野、扩大眼界,养成与异文化打交道的价值观和能力。因此,在学术目的之外,我们也相信,这个系列的读物对一般读者养成全球化时代的处“世”之道是有用的。

高 丙 中

2008年4月9日

中文版序言

在世界国际性的学术交流中,英语或许在日益取得不大合适的支配地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对于一位说英语的作者而言,通过翻译来达至广泛的读者,是一种巨大的特权。由于我个人的田野工作是基于在拉丁美洲所做的研究,并且我经常在说、教和写以及发表上都是用西班牙文的,所以本书第一个外语版本应该是以那一语言出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我得承认,能与汉语读者界进行交流,我真的特别兴奋,甚至有些受宠若惊。

在撰写此书时,可能会出一个中文版的想法并没有出现于我的脑际,而且真要这样做的话,我也许应该把在本书我所简略地触及的由人类学家以及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做的中国研究的那部分工作做得更好一些。我也应该更多关注一些最近在当下中国社会与经济转型及其政治维度和意义中所涌现出来的激动人心的研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对于本书的讨论而言,我确实实在曼彻斯特教书过程的这些日子里更多地讨论到了有关当代中国的研究。然而,包括这一点在内,还有一些事情要在修订下一版时才能够作进一步的思考,并且,这里我所能够做的就是求得读者的谅解,那就是在这一版中没有说的东西还有很多。尽管如此,我也意识到当前是中国人类学自身转变与发展的时刻,并且,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本书首要的有益之处可能体现在它对于世界其他部分所言说的那些事情之中,体现在对于政治生活加以研究的不同的理论取向以及跨文化比较的论题上面。

恰如所有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试图要去捕捉人类学探索中某个分支领域的状态的著作一样,从以下这一意义上说,本书所述的内容可

能已经是有点过时了,即这本书最后一次修订之后,又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以及分析的线索,如果我今天再写这本书,就需要把这些包括进来。写作也触及了现在已成为过去的那些“当下的事件”以及全球的境遇:这是试图要跟当代的论题“挂起钩来”所要付出的无法避免的代价,因为现在的这个世界在以高速的步伐发生着改变。最后一点,目前对于用英语来发表的人类学家的研究是有偏好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本书不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写作,即那些人类学家(或者任何其他的人)就应该是这一学科最终的辩驳者。我写此书希望就是将其作为一种刺激来激发政治人类学研究中的批判性以及创新性研究的持续不断的生产,并且我希望这一中文版将会加强中国人类学中此种类型的讨论的发展。现在的中国被广泛地看成是对于我们 21 世纪的世界有着极大影响的国家,并且我确信,强有力地参与到加速发展的中国科学与学术中去是会有一个令人激动的未来的。比如 2009 年在昆明举办世界人类学大会这样的举措就足以表明这一点。我也确信,中国的人类学家会对于世界人类学未来的发展作出日益强大的、独特的贡献,并且在这样做的当中,在运用各种新的思考方式来对政治过程进行了概念化和分析之后,很可能会超越许多——若不是全部的话——本书所讨论的视角。但是,不论最后争论出现的结果是怎样的,如果我的中国读者发现此书“有助于思考”,既是作为一种他们自己的观念发展的激励,又是作为一种在其他的区域、国家以及背景下所展现出来的政治人类学家们关注点的有益的指南,那我心情就不只是心满意足了。对我而言,自己的著作能够有机会面向这样广大的读者,这是一种巨大的荣耀,并且我也极为感激赵旭东博士,感谢他在翻译和筹划本书中文版当中所作的巨大努力以及所持有的耐心和细心。

约翰·格莱德希尔

2007 年 1 月于英国曼彻斯特

目 录

第二版序言	1
第 1 章 政治的定位:今天的政治人类学	4
如何不用西方作为分离点	14
现代国家的独特性	22
历史不连续性的广泛意义	26
重构政治人类学	29
第 2 章 强制力的起源与局限:无国家社会的人类学	32
作为对权力否定的政治外在化	38
无国家社会的性别政治	44
文明,野蛮之母	52
现代国家下的“无国家社会”	57
第 3 章 从等级到监视:农业文明的政治与西方民族	
国家的兴起	61
欧洲发展理论中的政治体系	64
一种特殊的欧洲动力吗?	69
欧洲之外的农业文明	77
第 4 章 殖民主义的政治人类学:对支配与抵抗的研究	89
作为时代产儿的结构功能论的政治人类学	92

目 录

殖民过程作为分析的一个对象	95
结构中的炸裂:抵抗的人类学	102
第5章 后殖民的国家:历史的遗产与现代性的压力	122
非洲独立以后政体的多样性	126
行政化-霸权的政体	126
多元主义的政体	128
党派动员的政体	129
个人强制的政体	132
非洲的平民主义	133
深层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	134
影子政府的权力关系	139
拉丁美洲的“民主化”	142
墨西哥:民主化对立于影子政府和军事化	148
墨西哥和危地马拉的本土人和国家	160
第6章 从宏观结构到微观过程:政治实践的人类学分析	171
通过事件理解结构	176
作为“政治人”活动的政治学	183
政治场域的自主性及其象征性实践	187
权力的阴险策略	201
第7章 政治过程以及“全球混乱”:有关当代冲突与	
暴力的考察	207
扩张的资本主义,衰落的帝国	209
文化的全球化与权力关系	218
由秘鲁的“光明之路学”的虚幻到政治暴力的根基	226
斯里兰卡:通过暴力建构新的秩序	241



第 8 章 社会反抗现代国家? 社会运动的政治学·····	250
社会运动理论:需要怀疑论·····	251
另类的现代性·····	266
文化政治与文化的政治建构·····	271
民间政治与性别政治化·····	278
第 9 章 人类学与政治:承诺、责任与学术·····	290
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政治学:一些初始的困境·····	292
在知识的根基上行动·····	300
基层的承诺·····	308
要从知识到智慧吗?·····	318
权力及其伪装·····	322
参考文献·····	329
索引·····	345
译后记·····	374

第二版序言

此书第二版是我在曼彻斯特大学第三年写就的。充任曾经由马克斯·格卢克曼(Max Gluckman)担当过的这一教授之职,我内心诚惶诚恐,总怕会丢掉我所承载下来的那份传统。当然,自格卢克曼时代以来,情形已有巨大的改变。作为这个系的前任领头人,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和蒂姆·英戈尔德(Tim Ingold)都对这个系的发展有过独特的作为。不过,政治人类学依旧是曼彻斯特研究的核心。从新的同道那里以及从三届出色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那里,我受益良多。特别是要感谢约翰·哈特尼克(John Hutnyk)和卡伦·赛克斯(Karen Sykes)。在1997年,当约翰离开曼彻斯特大学以后,我无所顾忌地将他的一些看法用在我第二年的“政治与经济人类学”课程的教学,并且,他依旧是我们的好友与合作伙伴,于我们的研究多有政治学方向上的建议。卡伦颇有耐心地回答过我所提出的关于美拉尼西亚社会的显得有些愚笨的问题,并引导我查阅一些文献,使得我这个忙于行政事务的学者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且,我也从曼城的每一位新同事的研究里获益良多,尽管说在这里仅仅能够看到部分的成果,但对于我的错误以及误解,跟他们都没有任何关系,我自己要负全责。我还要对凯特琳·伦德(Katrin Lund)表示特殊的谢意,她担任了第二年课程的助教,对本门课程开设成功作出了无可计量的贡献。我还要由衷地感谢在美国的马修·古特曼(Matthew Gutmann)、安娜斯·艾耶尔(Ananth Aiyer)以及其他诸位朋友,他们曾对本书的第二版提出过许多良策,尽管我肯定是无法满足他们要我指出条理明晰的理论

发展趋势的那些诉求。

由于在教学中利用了新的民族志材料,并由此而提出了新的问题,我无法抵御从根本上重写此书的诱惑。本书的第一个版本已被证明对教师们是有价值的,而从来自欧洲以及美国的同事们的积极反馈意见来看,最为重要的是确保它能够与时俱进。我已经引入了一些新的材料和观念,发展并且区分出一些既有争论的线索。不过,有相当部分的新内容与1993年完成的最初一版时所讨论的各种事件都保持一致。从对已经出现的变化加以说明以及思考其广泛的理论意义的角度而言,这种尝试被证明是有价值的。还有许多的研究成果,我还没有能够给予应有的篇幅来加以讨论。对这些作者,我只能以从实际考虑篇幅缺乏为理由而致以抱歉,但是,我希望就本书的主旨而言,总会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让人去探索和反思。

由于本书的大部分内容仍是保持原来的样子,因而,我依旧深深地亏欠我在伦敦大学学院的同事们,我要一再地表达我对他们所有人的感激之情,并且再一次说明,不论是我的观点还是我的错误,他们都没有任何的责任。特别是要感谢罗布·艾特肯(Rob Aitken),在我写作此书第一版时,他与我共同担当此门课的教学工作,现在本书已经列为此门课程必读的出版物。我还要特别感谢布鲁斯·卡普费雷尔(Bruce Kapferer),数年以来,他不仅迫使我思考许许多多的事情,而且还慷慨地让我能够接触到一份尚未发表的手稿,从这份手稿中,我不受约束地获取到了丰富的观念。在曼彻斯特,我们有持续一年的讨论,那是1997年,他作为“霍尔沃斯思高级研究员”(Hallsworth Senior Research Fellow)来访我校。对于本套丛书的编辑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他是我另外一位经常向其讨教,并且从中获益良多的学者。我更感谢他最初邀请我撰写此书,并敦促付诸出版。我所了解的政治人类学,深受英国、墨西哥以及美国学者的影响,其中有许多学者都在本书中得到了详尽的征引。即便如此,仍有许多我认为很有价值的研究付之阙如,因为

对说英语的读者而言,不大能够接触到这些文献,读过我自己更专门的出版物的读者会理解这一点。

虽然,用来说明本教科书所列争论的大多数个案研究都取自其他人类学家的研究,但是在这一版中,我更多引用了一些我自己的民族志。我要感谢英国经济与社会研究委员会(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of the United Kingdom)、人类学研究的温纳格伦基金会(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以及伦敦大学中心研究基金会(the London University Central Research Fund)所给予这部著作的资金资助。

最后,当然不是最不重要的,我还要感谢凯茜·鲍威尔(Kathy Powell)的友情以及她持续不断地对于我有关政治与人类学思考的帮助。

第 1 章 政治的定位： 今天的政治人类学

实际上，我们对于权力知之甚多，但在我们所知之上予以建树方面却表现得羞羞答答。

(Wolf 1990:586)

半个世纪之前，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以及相关研究似乎尚可以相对容易地来加以界定。在西方殖民统治之下，作为人类学家所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一门学科的知识，它曾经关注的是本土人的法律与政府体系。大多数的殖民政府曾经选择的是间接统治的体系。殖民当局借助当地的头人以及西方的法律作为中介，并使后者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于地方性的“习俗”，来使其获得合法性。

然而，在最近的分析中，殖民者的法律与权威曾经是独占鳌头的。20 世纪的人类学家们，即在欧洲人的全球扩张发端之际，发现他们自己跟欧洲开始其全球扩张时期的西班牙-美洲帝国的传教士处在同样的位置上。权威当局的兴趣在于妖术指控以及血亲复仇，目的在于消除欧洲“文明”中所不能接受的那些东西。然而，也有一些本土实践活动的领域，诸如有关财产权的习惯法，对此，殖民统治者寻求的是由当地人来自我管理，并且，甚至有可能制定成为殖民国家所认可的法律。在行政管理上，对本土人的“传统”以及社会组织的重构一般都是在欧洲人先入为主的概念框架下实现的，如此提供给人类学家一个机会，使得他们能够以使殖民行政管理有效为理由来提供他们的服务。

对于殖民统治而言，一个特别棘手的问题就是，要在曾经是无国家或者“无首领”的社会形态占据支配地位的区域，找到能够担当起权威人物角色的人选。英国政治人类学的许多经典著作都是在竭尽全力地表明，殖民权威当局所认可的首领，在非洲这样的“裂变分支型”(segmentary)的社会中，对于他们的人民而言，并不具备有真正的权威。经典的例证就是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 1940, 1987)曾经研究过的努尔人，他们是苏丹南部的一群游牧民。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努尔人的政治体系是一种“有序的无政府”(ordered anarchy)，其根基于“裂变分支对立”的基础之上。依据从开基祖先而来的男性继嗣世系，人口组织氏族(clans)与家族(lineages)。地方性的群体构成了依据继嗣关系而界定的更大、更广并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群体的裂变分支(segments)。因此，努尔人的社会与政治结构便可以表征为范围大小不同的一种嵌套式的家族分支组成的等级结构：“氏族”为最大的群体，其裂变为由兄弟们开创的“最大的家族分支”(maximal lineages)，每一个最大家族又裂变成为不同的“较大”家族，而通过“较小”以及“最小”的家族等级，裂变分支的过程会持续不断地发生。埃文思-普里查德将此一家族裂变分支的结构看做在努尔人土地上运作的政治原则所致。战斗之中，帮助他人的责任是依据亲属关系的语汇来表达的。在裂变分支的某一层次上相互对立的群体，比如较小家族层次的对立群体，会在一次冲突中联合在一起，以此来跟上一等级的裂变分支单元相对立，这一级的裂变分支又都属于另外一个具有相同结构等级的单元，比如较大的家族。这种“裂变与融合”(fission and fusion)的原则，也为努尔人提供了一条在与其他“部落”的冲突中相互联合的原则。

埃文思-普里查德将努尔人的政治描述为“有序的无政府”，因为，即使是在村落之中也没有单独一个公认的权威人物。当地是有一种人叫做“豹皮酋长”(leopard-skin chief)，但是他仅仅是纠纷中的仪式性调解人，缺乏任何权力来召集纠纷的双方去法院或者直接